

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通志馆 编

[英] 麦克法兰 等 著

W. Macfarlane

王健 译

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上海租界及
老城厢素描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上海租界及
老城厢素描

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通志馆 编

[英] 麦克法兰 等 著

W. Macfarlane

王健 译

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英)麦克法兰等著;王健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7

(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

ISBN 978-7-108-05806-5

I. ①上… II. ①麦…②王…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清后期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596 号

责任编辑 王秦伟 韩瑞华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编委会

主 任 王依群 王 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王 健 王 敏 王仁芳 王依群

王维江 叶 斌 吕志伟 刘效红 吴一峻

邵 建 洪民荣 高 俊 葛 涛 熊月之

主 编 熊月之

副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王 敏 王维江 吴一峻 葛 涛

本书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语文献中的上海”(11&ZD102)资助
上海通志馆“市情方志理论研究”项目资助

总序

熊月之

近代上海是高度涉外城市,既涉及外国人、外国事、外国器物,还有海量外语文献。

近代上海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由三个城市组合而成,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机关工作用语分别是英文与法文,华界设在租界里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廨办案亦兼用英文、法文,两租界与华界正式往来文书亦多用外文。

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最多时达十五万人,其国籍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八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等。1910年以前,一直是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法、德、日、葡萄牙,1915年以后日本人最多。上海先后设立过三十多个外国领事馆或总领事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奥地利、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挪威、意大利、比利时、日本、葡萄牙、巴西等。他们在上海的活动,也产生了大量与上海有关的外语文献。

近代上海外国人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与上海有关的外文报纸杂志与书籍,其中《字林西报》历时一个世纪,法文、日文、俄文报刊也比较丰富,有专门出版西文书籍的别发洋行,出版过许多与上海有关的书籍。这些报刊书籍中有丰富的上海史资料。

近代上海是外国资本、社会组织、文化机构集聚地,到上海访问、旅游的外国人特别多。除了罗素、萧伯纳、泰戈尔等名人外,其他外国人来的也很多,留下了很多关于上海的观感、游记。

那么多外国人、外国机构,作为近代上海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有的人

甚至是上海重大事件、工程的决策者、设计者、建造者,是上海一部分社会的管理者,留下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关于上海历史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复原、再现、了解上海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些资料类型,既有档案(包括机关档案与私人档案)、专题报告(包括领事报告、传教士报告、海关报告)、统计簿册,也有著作、游记、书信、旅游指南;既有文字资料,也有图片资料、音响资料;既有已刊资料,也有未刊资料。

有关上海历史的外语文献,有一部分收藏在上海档案馆、图书馆,还有很多收藏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有些资料原先属于保密资料,现在已经解密,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部收藏的有关上海的情报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解密。美国人魏斐德教授已经把这些资料写进其专著《上海警察》中。日本外务省已经将其有关上海的资料公布在网站上供人查阅。

长期以来,这些资料已有一部分被整理、翻译、出版,如二十八册的《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北华捷报》上关于太平天国、小刀会、辛亥革命、五卅运动的资料,一部分海关报告,有许多外文资料已经被研究者广泛使用,如《工部局年报》,但是,相当多的资料,由于乏人系统发掘、搜集、整理,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使用。

鉴此,本课题组于2011年以“外语文献中的上海(1843—1949)”为题,申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获得批准(批准号为:11&·ZD102)。这套丛书就是这一项目的中间成果。此外,该丛书还得到上海通志馆“市情方志理论研究”项目资助。

这套丛书主要是历史资料的翻译,语种涉及英、法、日、德、俄五大类,也有少量的是意大利文与韩文。课题组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为主,还邀请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也邀请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的相关学者参加。

上海外语文献浩如烟海,翻译工作难度很大。课题组不揣浅陋地承接这一重大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上海史研究者提供方便,为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上海历史资料、复原上海历史、重构上海城市集体记忆尽一点绵薄之力。对于书中存在的挂漏讹谬之处,望方家不吝指正!

出版说明

本丛书收录和译介了多种近代在沪外国人关于上海的研究专书和回忆录、游记等,涉及多个语种,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对近代上海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了解旧日中国和上海的丰富的一手资料。

因为丛书作者本身的认识局限以及其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本丛书包含部分对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偏见,但瑕不掩瑜,为译介历史研究资料之目的,对这些表述均予以保留。

译者前言

本书是1881年出版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以下简称《素描》)以及1894年出版的《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以下简称《概述》)两部著作的合集。两书收录有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自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表的部分文章,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已开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西方人中国观的珍贵史料。另外,其中也有少量文章的内容反映了北京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风貌。

英文《文汇报》创刊于1879年4月17日(星期四),创办人为英国人克拉克(J. D. Clark,一译开乐凯,1840—1922)。

克拉克1840年出生于英国萨福克郡,曾长期在英国海军中服役,1875年来到上海,加入《上海差报与中国钞报》(*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 Letter*)报社,与巴尔福(F. H. Balfour)同任该报主笔。1879年他退出《上海差报》,正式创办英文《文汇报》。从1879年创办到1930年并入《大美晚报》,英文《文汇报》在上海共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一度有过很大影响^①。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仅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中还藏有1879年4月17日至12月31日间的绝大部分报纸,此外无闻焉^②。

① 关于创办初期的英文《文汇报》情况,可参见徐志红、陈庆华:《创刊初期的〈文汇报〉〈晚刊〉》,《新闻大学》2001年冬。1930年8月12日,即《文汇报》谢幕前一日,《北华捷报》所刊“Passing of The Shanghai Mercury”一文就曾特别指出,它是除《北华捷报》外,上海历史上第二悠久的英文报刊,曾开创了街头零售报刊的模式,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很多的记者和读者,最初就是从它这里获得了关于新闻报刊的基础知识。

② 由于该报主要读者对象是西方人,并有海外发行,因此也不能排除在欧美地区尚有遗存,有待将来之访求。

幸运的是,1881年和1894年曾经有上述两部与该报相关的文集面世。前者收录有十九篇文章,扉页无出版机构题名,作者题名麦克法兰(W. Macfarlane)^①,并声明文章选自英文《文汇报》,应为同一作者在英文《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结集;后者收录有二十六篇文章,并附有英文《文汇报》主编克拉克所撰导言,扉页所题出版机构为《文汇报》及《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②编辑部。由于两者所收文章中有八篇重复,因此实收文章共三十七篇^③。

检索上述两书所收三十七篇文章,除《素描》一书所收文章中有九篇尚可在现存英文《文汇报》上觅得其踪迹外,其余文章则全赖《素描》与《概述》两书收录方才得以保留下来,因此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至于这些文章所述及的内容则主要与城市日常生活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当时上海相关机构及其运作的介绍,包括政府机构、工厂企业、文化设施;二是对相关社会群体的描述;三是对上海城市,包括县城、租界的描写;四是对一些上海城市中公共活动、公共事件的报道;五是游记。

要了解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我们还要对英文《文汇报》及其主编克拉克的编辑理念有所了解。根据《文汇报》创刊词所称,该报创刊的背景是因为1879年上海唯一一份英文晚报《上海差报》(即克拉克原先服务的报纸)改为早报。在克拉克看来,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一份晚报的存在对上海而言是必需的,所以他就创办了英文《文汇报》,来填补这一空白。易言之,正是《上海差报》退出的市场契机,使克拉克看到了创办一份晚报的商业前景,从而才有了英文《文汇报》的诞生。

《文汇报》的英文名称是 *The Shanghai Mercury*, Mercury 一词取自希腊神话中商贸之神的名字 Mercurius,这与《文汇报》创刊时的办报宗旨是相符合的,

① 此人应为当时《文汇报》主笔之一,具体履历尚不明。

② 《华洋通闻》创办于1874年7月4日,是一份面向海外欧美读者的报刊。刚开始由巴尔福(F. H. Balfour)任主笔,本为1873年创办的《晚报》(*The Evening Gazette*)的海外版周刊,主要向欧美读者介绍远东事务。后来《晚报》于1875年和《上海锦囊与每周通信》(*The 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以及《上海差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合并,改名《上海差报与中国钞报》(*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 Letter*)继续出版,1890年并入《文汇报》,继续作为该报的海外版对外发行。

③ 本书收录的《概述》一书中已将重复文章删去。

正如克拉克在创刊词中所说：“由于本报读者中商贸人士占多数，因此我们将对经贸方面的信息给予特别关注。”翻阅现存的《文汇报》，这样的理念显然得到了贯彻，对于一份报纸而言，这样的做法切合市场需求，当然是其生存之本。

但是，作为报纸主编的克拉克还有更高的目标。1879年4月17日，他在该报创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我们在此地的出现违背了很多人的意愿。但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就我们而言，必须竭尽全力地通过教化、劝诫、建议以及其他手段，让当地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也必须从各个方面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正如1894年克拉克在《概述》一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并不希望假装讨论那些深奥的国家大事或科学问题，反之，由于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小世界中，他们对日常生活更感兴趣。”或许，他也认为，只有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改善与当地人的关系，并进而推动所谓中国社会的变革吧。所以，在英文《文汇报》上才会有相当的篇幅介绍当地的社会风物。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所见，差不多同时期的《字林西报》则似乎还很少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地方日常生活的文章。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或许又与《文汇报》晚报的性质相关。

总之，《素描》与《概述》两书所收录的这些刊载于英文《文汇报》上的文章，应该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人眼中19世纪80年代前后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情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方人的中国观。这样的史料并不多见，因此早已引起一些海外上海史研究专家的关注，如日本学者米泽秀夫在20世纪40年代作《上海史文献解题》时，便曾将其列为重要上海史书目之一^①。但迄今为止，陋见所及，还未有学者对其内容、价值做全面的剖析，本译作的出版或将更有利于学界利用这些史料，对深化相关研究或亦有助益^②。

① 米泽秀夫：《上海史话·附上海史文献解题》，宙傍书房昭和十七年版。

②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本书涉及的部分历史人名、地名、事件及专有名词等做了简明的注释。全稿完成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敏研究员对部分名词的对译亦有所斧正，在此谨致谢忱。

目 录

1 译者前言

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

- 3 会审公廨
- 23 和平之神刘郇膏的入祀
- 32 竹镇上的马尼拉斗鸡场
- 36 月亮生日：夜幕下的上海城
- 41 看台上的早晨和马驹的拍卖
- 45 马夫间的比赛或本地人的竞争
- 48 午夜火警
- 51 中国戏院中的一次演出
- 62 上海县城：街道、寺庙、监狱以及园林
- 80 黄包车与黄包车夫
- 83 城门口奇怪的货摊
- 84 中国的独轮车和苦力
- 88 中国印刷工
- 94 中国戏法：虹口码头的艺人
- 99 中英混杂的店招

- 112 华人巡捕
- 114 中国跟班
- 117 木枷和戴着锁链做苦工的囚犯们
- 120 扬子江上的旅行：从上海到汉口

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

- 151 导言
- 156 上海的电话交换台
- 160 正广和公司的蒸汽工厂和蒸馏间
- 164 中国的赌博
- 167 上海的中国“林荫大道”或福州路的日日夜夜
- 185 中国阿妈
- 189 中国的噪音
- 194 大马路上的监狱
- 197 中国内地会
- 200 汉璧礼养蒙学堂
- 203 圣芳济学校
- 207 上海图书馆
- 210 上海博物馆
- 214 江苏制酸厂、化工厂和肥皂厂
- 218 火柴厂
- 220 北京印象
- 223 北京的关帝庙
- 226 中国西部游记
- 245 坐着游船去山中旅行

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

[英] 麦克法兰 著

会审公廨

一种使会审公廨作为特别法庭的存在成为必要的制度环境,这个正义殿堂的日常运作,法庭的内外部及其周边环境,任何与其相关或相联系的东西,中国法官、外国陪审员、公诉人、衙役、原告、被告、囚徒,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使会审公廨成了司法史上最为独特的机构。洋泾浜以北租界中的会审公廨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证在所有原告为外国人,而被告为中国人的民事案件审理中正义得以施行;也是为了审讯那些犯法者或违反基于租界土地章程而制定的市政律例的本地人。

作为这一法庭的中国法官,陈^①是一个七品官员,隶属于上海的莫知县^②。外国陪审法官与陈法官同坐,他们享有司法权,他们的特别任务是维护好外方原告的利益,并且通过对违反租界法律的本地人施以足够的惩罚,以保证这些法律对他们的执行力。除了中国新年假日以及每年中一些特殊的节日,这一法庭每星期开放六天。其中三天是由英国驻沪副领事阿连璧(C. F. R. Allen)先生担任陪审法官,两天由麦克莱(R. H. Maclay)先生担任美国陪审法官,还有一天则由夏士(J. Haas)先生作为奥匈帝国的代表担任陪审法官。

会审公廨坐落在大马路上,法庭是地方官员衙门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去往

① 指会审公廨首任正会审官浙江钱塘人陈福勋。(注:本书注释除特殊说明外均为译注。)

② 指时任上海知县贵州独山县人莫祥芝(1826—1889年)。他于1876年开始署理上海知县,1884年再任上海知县。

衙门的通道上,可以从多方面体验到对多行不义者的震慑,大门侧面靠近人行道的旁边有两块被圈占的空地,类似两个巨大的笼子,其四周被结实的立杆围住,从地面一直往上延伸,几乎已经接近门廊的屋顶。它们看起来像约翰·班扬^①所认为的名利场里信徒被困其中的牢笼。其用途类似于多年前在英国曾使用过的手足枷。这些中国的牢笼中塞满了囚徒,是对他们惩罚内容的一部分,由此也可杀一儆百。立柱之间空隙的宽度足够一个瘦子扭曲着钻过去。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所有的囚犯都采取了特别的措施,以防其他人搭救他们:每人被戴上了巨大的木枷,差不多有两平方英尺,被牢牢地锁住;一根四分之一英寸粗的铁链把一个囚犯与立柱锁在一起,同时也把他旁边的乃至所有的犯人连接在一起。于是,六个本地的流民以及他们的衣物被这木笼与铁链围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手可以自由活动,以便于使用筷子,米饭的供应也是足够的。他们很开心地坐在那里,用胸脯抵住木枷的一端,木枷的拐角搁在肩膀上,而另一端则伸到了脑袋后面。当发现有朋友行走在街道上时,他们的姿势也会改变。厨师以及一些街道小商贩会把摊头设在囚笼旁边。当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时,囚犯们一定会觉得很舒服,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能够有烟抽。

我们通过入口,那里装饰着红、蓝、绿等各色中国大力士的画像。接着,走进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左右都是一些供衙门职役人等居住的小房子。在我们前方是一幅难以形容的怪兽画像。它就是龙吗?是的,它看上去足够野性,足够可怕,而画面上本来足够容得下六条体量适中、形态正常的龙。这个怪兽据说是贪婪的象征,它被画在一个屏风上,正对着高级官员住所的入口,是为了提醒官员必须抵制作作为原罪的贪婪,绝不要压榨百姓。官员的居所之前摆放着轿子,高级官员的轿子不同于其下属,就像商人的绸布衣裳区别于苦力的破布烂衫一样。同时还有大红的万民伞以及金字牌匾,当高级官员带着他谄媚的下属出巡时,这些东西就会被用在队伍中,并会通过鸣锣告知百姓有权势者即将驾临。

这个院子的左边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另一个更小的院子。它的三面都

^① 约翰·班扬(1628—1688年),英国著名作家和布道家。名利场(Vanity Fair)一词来源于其名作《天路历程》一书。

是围墙，而雄伟的大堂占据了广场的北面。这个院子相当小，地上遍布各种垃圾。两棵六英尺高的小树位于院子中央，以便于捆绑列队的犯人或拴上戴着笼头的小马，当后者登场时，往往是为了抗议马夫的残暴。当审理一件有趣的案件时，这个小院子会挤满了人；当马路谋杀被调查时，不仅是这个小院，还包括那条通道、大院以及外面的街上，都挤满了热切的当地人群，就像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当一件敏感的案子接近宣判时，拥挤的人群挤满了老贝利(Old Bailey)^①，从拉德门山(Ludgate Hill)到新门(Newgate)，他们都在等待陪审团的裁定。然而这里的本地人群对审判与裁定并不十分感兴趣，那些囚犯被带到城市中，会羁押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听说关于这个群体的新闻是在数月以前，他们在本省进行了大规模的示众游行，如此大张旗鼓的举动可以给官员加分。

法庭每天早上 10 点开门，其诉讼程序总会吸引众多本地人的关注。他们中的少数人是希望在里面得到容身之地，尽管仅仅是出于好奇心，而大多数普通民众通常会站在外面的小院子里，同样会得到乐趣。大堂的前门完全是由窗户和玻璃门组成的，外边的民众紧紧靠着窗户排成了一排，排满了建筑的整个前排。对我们来说，从人群中穿过有时并不容易，一些无所事事者必须被赶出街道，拉成长队或用东西蹚地前行可以很好地开路。到达门口后，我们打开大门，步入大堂区域。数月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们本能地出于尊敬的目的而摘下了帽子，但是很快发现，在会审公廨，这是一个多余的礼节。而当我们注意到一个朋友在抽雪茄时，审判过程中自由轻松的氛围变得更加明显。在我们看来，这个法庭有点混乱；我们刚刚扔掉了仅抽了几口的雪茄，光着头恭敬地进入了法庭；但这两件事都显得与法庭(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允许吸烟吗？”我们低声地问朋友，结果被陪审法官听到了。他回答道：“哦，是的，吸烟是这里的规矩。”正在这时，年长的陈先生从他的烟盒中取出一根雪茄，他用火柴点着了它，然后递了一根给陪审法官。四五根雪茄一起点燃，不久看上去就像屋子着火了一样。从此，当进入法庭时，我们就再也没有过要把雪茄扔掉或摘下帽子的想法了。

法庭是一座很小的木结构房屋，屋顶很坚硬，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椽子，整

^① 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位于老贝利街，因此代称。